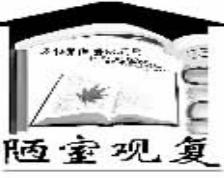


# 铭记历史，是拥抱未来的最好姿势



欧阳

编者按:

从1945年到2015年，整整70个春秋过去了。

70多年前，中国人民用整整八年的时问，把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！

据史料记载，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。1937年，日本年产钢580万吨，飞机1580架、坦克330辆、大炮740门。而当时的中国，钢的年产量只有4万吨，军事工业

薄弱，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……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：1939年—1941年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，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，从而粉碎了德、意、日组成的法西斯联盟称霸世界的梦想。

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，历史的记忆留下了悲壮的回声。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是怎么打下来的？这场胜利留给后人多少反思与追忆？听，古老的垸树有记忆；看，那国家兴亡、“匹妇”有责的豪言壮语！还有，那份迟到的敬意！

## 垸树

江旺明



那棵树高高耸立于我们垸门前稻田边。远处看，看不到我们垸，却能望见那棵树，如同我们看不到月宫，却能看清月中的那棵树一样。我们垸因那棵树而得名，垸里人习惯叫她垸树。

垸树很古老，就是我奶奶也说不清先有垸还是先有树，说不清她经历了几朝几代，垸树的故事很多，抗日战争时期，故事更为动人。

一个阴雨连绵的春天，垸树梢上呼啦啦飘起一面红色门帘，像一面迎风招展红旗，旗子旁边棍子支起一只鱼篓，那鱼篓极像土蜂在树上筑的窝巢。看到如此讯号，当时躲藏在山里的共产党员、游击队长江传民知道，是炮楼里小鬼子又要到垸侧小河里钓鱼。江传民与大家一起合计，决定趁小鬼子钓鱼放松警惕的时机，狠狠教训小鬼子一下。他们一个个从树林里钻出来，见四名鬼子将枪架河岸上，坐在旁边，举着雨伞，持钓竿钓鱼，大家心里

暗暗高兴。一个个腿插短刀，猫着腰，偷偷跑到鬼子背后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手抱着鬼子脑袋，一手挥刀割断鬼子颈杆，如同杀鸡一样。他们杀死四名鬼子，缴获四条钢枪，凯旋回到树林里。

没过多天，垸树梢上又飘起红色门帘。在外干活的和在屋里做事的乡亲都知道，是鬼子要来村报复。人们纷纷躲进山林、山洞。果然，不久，一队荷枪实弹的鬼子在伪保长的带领下，如一条毒蛇，气势汹汹地窜进垸。垸里不见一人，恼羞成怒的鬼子小队长忽然发现树上飘着一面红色门帘，似乎看出破绽，于是凶神恶煞地下令砍树、烧房、烧树林。江传民在树林里看到这一切，突然跳出来冲到鬼子小队长面前厉声道：“我就是你们要捉的江传民，树上门帘是垸里娶媳妇挂的，与你们不相干，要杀要砍有我在！”

江传民在鬼子乱枪之下倒下了，殷殷的鲜血洇湿树下的土地，渗进树根，到了秋天，树叶更是血一样的火红。之后，垸树上时时有“消息旗”、“消息枝”，就像江传民一样无私地护卫着乡亲们。

在那大跃进年代的日子里，“浮夸风”“极左风”，吹倒垸里一棵棵大树。这一天，垸树下响起霍霍的磨刀声。江传民的儿子——生产队长江忠家匆匆赶来，大声喝道：“这是抗日英雄树，是革命树，也是乘凉树、幸福树，谁要砍她就先砍我！”江忠家双手叉腰，如一块坚硬的巨石，铮铮立于树下。于是，垸树在江忠家的护呵下，终于没有倒下。

之后，我在垸树下面一天天地长大。目睹树上下一个又一个的新故事。

如今，老队长江忠家早已驾鹤仙去，但垸树犹在。垸里老人说，垸树是抗日英雄树，是禳灾祈福树；垸里中年人说，她是一位长者，寒寒暑暑，日日夜夜守望着垸里人，她用气概、精神和品德哺育着一代代年轻人；垸里年

轻人说，垸树是棵树王，她引出垸前垸后的千棵树、万棵树。

## 国家兴亡，“匹妇”有责

金箔



巾帼伟绩 可歌可泣

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进程中，中国妇女作出了巨大贡献。1939年6月1日创刊于抗战烽火中的《中国妇女》杂志，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本妇女期刊，也是抗日根据地影响力最大的妇女刊物。

毛泽东同志挥毫题写刊名并赋《四言诗·题中国妇女之出版》：“妇女解放，突起异军，两万万众，奋发为雄。男女并驾，如日方东，以此制敌，何敌不倾？到之之法，艰苦斗争。世无难事，有志竟成。有妇人焉，如旱望云。此编之作，伫看风行。”毛泽东、朱德以及中央妇委会领导人邓颖超、康克清、蔡畅等，都曾为杂志撰稿。

1940年7月，女作家端木露西在重庆《大公报》上发表了题为《蔚蓝中的一点黯淡》一文，提出妇女不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，应回家做“贤妻良母”，并号召妇女“在小我的家庭里，安于治理一个家庭”。此文一出即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，引发了一场关于妇女是否回家的大论战。

邓颖超在《新华日报》副刊《妇女之路》上撰文《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淡的批评》，并转载于《中国妇女》杂志。文章针对“妇女回家”论和“贤妻良母”论进行了激烈批判，并“号召中国家庭妇女做抗日的先锋模范——做国家的良母、民族的贤妻”。

邓颖超的一番分析，如警钟长鸣，亦在当时的妇女界赢得共鸣：“抗战需要更紧、更深、更大动员的时候，每个中国好男儿，都应走上疆场去杀敌，每个中国好女儿，都应牺牲‘小我的家庭幸福’，接替男子许多工作的岗位……”

国家兴亡，“匹妇”有责！邓颖超的振臂疾呼，经由《中国妇女》杂志的广泛传播，成功引领了社会热点讨论的走向。

当年的苏区“中国文艺协会”主任丁玲，亲自为《中国妇女》杂志设计版式，她的设计清新简洁，有着大方质朴的气质。她还在杂志发表散文《秋收的一天》，倾诉心路历程：“自从来到了延安，精神上得到解放，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……集体的生活以为于我很相宜。我虽说很渺小，却感到我的存在，我还不快乐吗？”

“鲁艺”美术部主任江丰等青年美术家创作的木刻版画，作为杂志的插画栩栩如生。无论是妇女参加生产劳动，还是支持丈夫参战、保育儿童，画面都充溢着朴实而厚重的气息。

难怪后人评价说，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。不仅增色了《中国妇女》的独特风格，也留下了抗战时期珍贵的艺术史料。

泛黄的纸页，竖排的繁体，些许模糊的字迹……艰苦战争岁月中的《中国妇女》，上能知国家时局民族大义，下能解妇女日常生活之忧，铁骨铮铮又柔情绵绵，引领方向又贴心陪伴，是抗战时期最有权威影响力和最受妇女群众喜爱的杂志。

穿越76载风雨，她从抗战炮火中走来，风云跌宕又历久弥新。

## 一份迟到的敬意

广敏



身边的致敬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福州市永安街立起了一栋三层小楼，四周还修了一道围墙，蓝底白字的门牌上写着：永安街3号。这个院子共住了十户人家，居者南腔北调，虽来自五湖四海，却相处和睦。不久，“文革”爆发，这个“大家庭”悄然解体，十户人家下放的下放，进牛棚的进牛棚，无一幸免。小时候，我并不晓得这些邻居伯伯们的革命经历，甚至作为“红小兵”的我也曾经对这些“走资派”敬而远之。

今年，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，在寻找抗

战老兵中我惊讶地发现，黄欣、南纪舜、李一农、宗干、李明、来越、杨社、何萍、贾秉勋，这些当年永安街3号的伯伯们个个都是老革命，且经历不凡。我努力唤醒尘封的“画面”，无奈那一张张曾经熟悉的脸，却因年轮的变幻而显得模糊。究竟是岁月的沧桑，还是命运的波折，让他们光彩“暗淡”，荣光“蒙尘”？时过境迁，唯觉自己欠了他们每一位，一份深深的歉意，这份歉意，缘自一名无知少年者的追悔，缘自一名和平受益者的愧疚。

细细翻阅手中的资料，那一章一页页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作为符号的人名，而是一个个有血有泪、有情有义的人生。我的耳边是70多年前隆隆的震天炮火声，我的眼前是一个个青年战士勇往直前的身影。他们青葱年少，稚气未脱，却已然扛起了刀枪，辗转于浓烟滚滚的战场；他们心系家国，忠肝义胆，肩负起了民族解放、驱除日寇的历史使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曾这样静静地守着永安街3号，恬淡地生活，默默地承受。哪怕人生的失落，命运的多舛，都无法改变他们对女性的爱，对生活的达观，对民众的良善，对未来的信念。

经历了战火与硝烟，面对云遮雾障，那份节制情感的蕴藉从容，那种天然的自我净化之力，岂是我辈所能参悟？那时，年少无知的我，只将平淡视作平庸，将谦逊视作怯懦。事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机缘巧合，我又一次走近这些身边的英雄，去探寻他们的生平，去触摸他们的灵魂，去仰视他们的品格。恨不当初，能静坐在这他们身旁，握住他们苍老却有力的手，注视着他们爬满皱纹却仍神采奕奕的脸庞，听他们娓娓道来那些远比文字要精彩的故事。

时间是一江忘川水，唯有不好的精神是这河上的渡船，载着永恒的记忆奔腾向前。当暴雨不再是内心的阴影，当暗礁不再是前行的羁绊，还有什么能够击垮他们？永安街3号里的十位老兵，就是十座精神的丰碑，就是十艘不沉的航母，他们沉默着，也是一种力量，孤独着，也是一种坚韧、平淡着，也是一种气象。回望过往，感慨良多，谨填一词，奉上这份迟到的敬意：

乌夜啼  
永安街上层楼，  
聚英侯。  
御寇八载皆是擎天手。  
命多舛，  
梦犹守，  
志难酬。  
先辈几多成古，  
月如钩。

插画：李法明

家园

# 进步 有多少意思

脏乱还是不买票的人太多，沿途小站都停靠、慢慢通行的“慢车”取消了。

客观说，现在想起载人的绿皮车好像没什么不好，速度慢本身也不是绿皮的错，再说奔走快未必就是进步，对我这种老派的人而言，慢才是享受。至于生活的目标，除去无私贡献的远大理想之外，世俗的衣食住行晋级更像进步。

说到吃，很怀念那时候绿皮车上的盒饭，最怀念的当然是回锅肉，那时候肉票是计划发放，非常有限，吃肉是有点奢侈的活动，但火车上不用票，虽然很贵（记得一份盒饭要一元钱左右，与工资的比价而言，现在是百元以上），但很香润过瘾，原因不是缺油水，而是不吃饲料的猪长得慢。特别是后来听到传言说，万岁爷有感慨，尝遍天下美味还是回锅肉好吃，虽不敢比肩，但内心窃喜还是有的。据说龙云的私厨回锅肉一绝，无聊的时候还琢磨龙云右派之后谁会独霸这个味道呢？

对生存第一的国家理念来说，吃当然是进步的最好体现。可惜不知道是现在饲料吃多了，还是肉吃多了，绿皮车上的美味不经意间变成了久远的回忆。这样看来，进步之说有点说服不了自己，毕竟吃是更本质的生存。

再说穿，彼时化纤是时尚，因为好看结实，棉布的东西只是末造，可如今翻转过来了，毛衣牛仔的时候会扯着身上的布说：埃及棉、200支纱。那意思就是工薪者买不起。

物化的享受不是生活的全部，即使那些追逐享乐的人也这么宣传。爱胡思乱想的人们更喜欢拿精神世界来度量进步。这也让我想到绿皮车上的盒饭。那时候的盒饭是铝制的，那些铝制品仿佛从来就是歪七扭八的，初时以为洗涮磕碰，后来才从铁路上的同学处知道，是因为怕偷，所以才被折磨得没了模样。今天再没人盯着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了，可是大家讨价还价的声音似乎更响亮，偷什么呢？该不是进步被偷走了吧。

关于精神生活的表达，在醉心挣钱的所谓文化产品之外，书籍可能更有广泛的代表意义。记得有一年在绿皮车上与一名舞者同行，实在是没什么话好说，于是拿出20余本金庸的小说，三天行程将尽，书也看完，最后舞者用鄙夷的眼光看着我说：你看这种书！是啊，我看亚里士多德的书，也看这种书。她可能觉得小说即使不读托尔斯泰，也该看《金光大道》，幸好名头震耳的《尤利西斯》还没翻译过来，要不然肯定会被那本烂书列入目录。

话是这么说，实际上俺一下子就自觉站到了没文化的卑微队伍中。想不到今天“金学”成了大学问，而在毫无吸引力的获奖作品四周，更繁乱的文字在网络中吸引了无数的英豪，这使人更加迷惘，还不如回锅肉，您能明确地知道现在的确实不好吃了，而关心精神的东西，完全不知道是不是进步了……

按说社会着实是在进步，但想一想，“进步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并不是太明晰。

## 第三届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启动

**本报讯**（记者周倩）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、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主办，中国工人出版社、中国职工诗词协会承办的第三届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已于近日启动。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集，以省市工会或大企业工会为单位参赛，职工个人也可自由参赛。内容将契合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主题，聚焦改革，引导广大职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弘扬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和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，推动全社会崇尚劳动，热爱劳动；赞美在国家改

革发展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、涌现出的劳动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；体现工会工作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，反映新形势下工会工作的新局面。

本届大赛分为现代诗歌组和旧体诗词组，每组分别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，另设优秀组织奖若干。大赛组委会将邀请著名诗人、评论家、作家等组成评审委员会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参赛的全部作品进行评选，获奖作品均颁发获奖证书。

参赛作品须为原创，且未曾在任何公开

出版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过，每人限3首（篇）以内；参赛形式有现代诗歌、散文诗、旧体诗、词、赋等。参赛者可通过组委会邮箱（zhongguomenldm3@126.com）进行投稿，也可邮寄至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中国工人出版社609室，中国职工诗词协会办公室收（邮编100120），投稿日期截至2016年3月底。赛后，获奖及入围作品将集结为《第三届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获奖作品集》（暂定名），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，面向全国发行。

## 花 露

王太生

花露，花上的露水。牡丹，或者芍药，名贵花叶上凝结。

张岱《夜航船》记述：“杨太真每宿酒初消，多苦肺热，凌晨，至后苑，傍花口吸花露以润肺。”可以想象，杨贵妃当年以肺为美，在宫中饮酒纵歌，一场游戏，一场宿醉，醉入花丛，以手攀枝，微张樱桃小口，花枝一阵乱颤，以花露解渴。

花露，一开始就与酒有关。头一天晚上，老酒吃了多，口干舌燥，头重脚轻，若换到我等俗人，哪有雅兴去饮那花上露水？早晨起来，咕噜咕噜，一通牛饮。顶多吃一碗清粥或泡饭，抵饥、解渴，再“呱叽、呱叽”，嚼咸菜、萝卜干。

花露，多生成于夏秋两季，晨昏旦夕，昼夜温差，水汽凝结，太阳一出来，清风一阵摇，璞然纷落，迅即风干蒸发，暗示美好的物象，存世短暂。

江南人家有收集花露浸茶的习俗。《浮生六记》中，芸娘在“夏月荷花初开时，以纱撒茶叶少许置花心，天明取出，以泉水泡饮”。那少许新茶，大抵是碧螺春，姑苏临太湖，明前茶是有的，茶泡前，先以花露浸润嫩芽，茶遇水，香气在紫砂壶中袅袅释放。

荷叶上的水珠，当然算是花露。夏伏天，我到乡下看野荷，和朋友坐在荷塘边，面对一铺铺展恣肆的硕大荷叶，看一枝红荷露出，几颗晶珠似滴非滴。

还有牵牛喇叭花。我到徽州看风景，清晨在粉墙黛瓦的古村散步，山间昼夜温差大，水汽凝结。一户人家小院的门头上，垂挂着一缕

下沉身去，在自然之中深呼吸，用意念去“搬”，在心境澄明之间，收集到的终是一瓶空灵美好。

古人饮花露，屈原《离骚》早有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”，饮的是神仙气，图的是心灵的干净、快活。然天地之间的花露毕竟有限，就在日头喷薄欲出，红尘滚滚之前，太仓促了。

民间有玫瑰花露的做法，将玫瑰放入水中清洗，砂锅中的水煮，花色变白，汤有红色，加入蜂蜜。

蔷薇露，古人取其花，浸水以代露。唐代冯贽《云仙杂记·大雅之文》里说：“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，先以蔷薇露灌手，熏玉蕤香后发读，曰：‘大雅之文，正当如是。’”那时候的净手焚香，已到了顶礼膜拜，出神入化的地步。足见唐宋年代，对一篇文章和背后那个写字人的敬重。

当然，饮花露，终是绕不开酒。我到外地访友，席上有“花露烧”。闻听此名，感觉一半是露水，一半是火焰，但花露烧入口绵甜、醇厚，色微黄，存放久，呈透明的琥珀色，绵中藏刚，后劲十足，我喝后有飘然欲仙之感，有点类似于绍兴的女儿红。

有浅露，亦有重露。“花露重，草烟低，人家帘幕垂”，布衣粗疏的简单生活，日子过了八月十五，露水越来越重，凝结在花上，当然为花露，凝结在狗尾巴草上的，便是草露了。

干净的水，大概在山间未被污染的湖泊。人们大做自然的搬运工，但有谁会想到顺便“搬”一瓶花露？我知道，那样屏声静息，当然为花露，凝结在狗尾巴草上的，便会花费许多时间，未免显得痴，但静下心来，

## 俄罗斯美术作品在京举办

**本报讯** 8月26日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